

古史辨

第七冊

上編

呂思勉
童書業
編著

蔣維喬題端



古史辨第七冊上編

——古史傳說統論

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發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埠另加運匯費)

“辨史古”

〔篇上冊七第〕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編者 呂思勉 童書業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電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重慶成都西安
貴陽陽明街
衡陽衡陽街
武昌武昌路
桂林桂林路
北平北平路
金華金華路
文成文成路
昌黎昌黎路
巷

開明書店分店

一個懷疑神話的神話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聲響爭進，因而馬蹶，墮之馬蹶。

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

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

「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

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

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于田，

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

也。』……」帝止生之詞，憮然嘆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

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圖，蒙蔽羣言，逕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鄰於詖諧。常聞贊唐

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

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

「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令，草芊芊；妙有之音，歸清絃；蕩蕩之教令，由自然；熙熙之化令，吾道全；薰薰令，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明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紀念錢玄同先生

柳存仁

——（生 先 同 玄 錢 念 組）——

古史辨自從第一冊出版以來，經過差不多二十個年頭，現在已經出到第七冊了。在這第七冊出版結集的時候，有一位值得全國學者景仰的提倡疑古的健將，也可以說是開古史辨的風氣之先的老前輩錢玄同先生，卻因為國難頻仍，水深火熱，幾年來蟄居在北平籠城裏，憂愁鬱悶，日甚一日，就在本書出版的前一年春天，悄悄的離開我們逝世了。

這真是我們學術界上的一個鉅大的損失！特別是在我們喜歡研究古史的朋友們，有不少的人，過去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受到錢先生的影響或鼓勵的，我們的心裏都蘊藏着一種莫名的悲痛！

錢先生並不是專門研究古史的學者。錢先生對於學術界的重大的貢獻，範疇極廣，成就極大，像文字學聲韻學的科學方法研究的提倡，國語運動的普遍推動，他老人家幾十年來所下過的苦功，幾十年來所出過的血汗，都足夠使更後幾十年間的學者們，循着他已經成熟了的主張和途徑去開創發掘，去爬梳剔取，不至於歧道亡羊，更不至於求魚緣木。然而，在我們這十幾年所主張的建設新的古史，辨證舊的偽料的新運動裏面，錢先生又何嘗不曾有過同樣的成績呢？錢先生又何嘗不熱烈的討論和熱烈的鼓吹呢？

我們要想追溯錢先生過去對於古史研究的功績，我們同時也就不能夠不想到錢先生本身所接受的，和錢先生所貢獻給後來的人的影響。我們綜觀錢先生一生所發表的辨偽的文字，可以看到其中最顯明

的一點，就是錢先生可以算是承襲着清代道咸間古文家極盛的餘緒，而又啓發了現代的用科學的治學方法來擴大辨僞運動的第一個人。

我們都知道清代是研究漢學極盛的時期。到了道咸之際，漢學本身的發展，一方面依照着乾嘉諸老所開創的考據精詳的風氣，一方面跟隨着外來的時勢的變化，都醞釀着發生了一種新的變更。這種新的變更，從博蒐精究的精神發展下去，就變成宗派的分別愈細，問題的考核愈深，不但分別了漢宋的不同說法，並且分別了今古文的不同學派。又跟着感受外來的震盪的時勢的影響，牠在爲學問而學問的研究態度上，又加了一種迎合時勢，注重經世致用的色彩。處在這個時代裏的著名的學者，前有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後有龔自珍、魏源，到了清末，還有康有爲、崔適、廖平諸人。玄同先生的辨僞的主張，有一部分，就是承接着這些位學者的精到的研究而來的。在古史辨的第一冊裏，他有許多篇文字，都相當的推崇魏默深的詩古微，書古微，更提起時代更早然而思想卓然自立一家的崔東壁。

可惜今文家的末流的主張，雖然辨別今古的方法能夠更精，進取的精神能夠更強，然而在治學方面，往往自立新解，附會經說，甚至於有思想過於奇特，見解日趨神祕，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了。康有爲所創的孔子改制的議論，對於思想的擴展上雖是一個大的革命，可是在考據的方法上卻很難站得住腳。並且歐西的學說東漸以來，中國文化的本質已因着外來的新影響而無日不在鼓盪之中，自然推演的結果，今文家的炫奇的新說，又敵不過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學問的切實周到。當西學最初輸入的時候，國人還只是標榜着

體用的主張去採取和應用，尙未能認識科學的真價值。可是近二十年來，大家漸漸明瞭科學方法的長處，一切的學問的探討研究，即使內容材料，還多相像之處，牠的結論，多少和從前的舊說，判然不同了。古史辨最初的出版，累層式的古史觀念的揭發，都是建築在這時代精神上的。錢先生卻承襲了今文家改革進取的精神，又認識清楚了新的時代，新的治學精神的動向，自然而然的願意參加古史問題的熱烈的辯論，精細的研討，自然而然的發表出許多石破天驚的偉論了。

自從錢先生和其他的『辨僞』的學者們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來，十餘年間，古史的研究，因着參加者的進行方法和實際工作的不同，已經轉變過好幾次了，轉變的塗徑是很自然的，就是我們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進而釋古，又由釋古進而考古。錢先生在古史運動初期的時候，最能夠發揮疑古的精神，這是一般人士都公認的。我們現在想到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七冊了，國內外其他的書籍刊物商討中國古史的新著作，匯集起來，也有好幾百種，正是釋古的風氣極盛，考古的發掘萌芽的時代。回憶起一向對我們處在先進的領導的地位的錢先生，卻正在這最重要的關頭，永離了我們長逝了，我們雖然仍要步趨着錢先生的勇敢的精神，向遼闊的古史範疇裏去開闢鑽求，勤勤懇懇的工作着不敢落後，可是我們瞻望着震懾着前人偉大的成就，又處在這深恐『中原文物自茲而斬』的苦撐的艱局，我們即使不再在形式上對錢先生有什麼更大的紀念表現，又怎樣禁得住我們心裏面的深潛的痛苦的追思呢。

楊序

——(楊)——

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我們認為已有了飛躍的進步，在長夜漫漫中已找到了曙光。可是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此還不能十分了解：性急的人，嫌他進步得太遲緩了，往往聽得有人說：『你們研究古史，各有各的說法，至今還得不到一個系統的結論來，不免要使人頭昏了。』拘篤的人，又因此而以為古史是不可究詰的東西，往往聽得有人說：『古史傳說紊如亂絲，你說可信吧，確乎有許多不能使人相信的地方，你說不可信吧，似乎也有可信的地方，必須等待新史料的發現，然後可以研究。』更有那些自大的人，以為古史的辨論，根本沒有真是非，往往聽得有人說：『古史的材料太少了，逃不出幾本古書，而傳說又是那麼紊亂，不是很容易信口亂說的麼？』這樣的說法，至今還到處嚷着。誠然！有些人正在那裏拿着古史來玩把戲，天天挖空心思，信口亂說，真不免要令人頭昏，這確乎是我國史學界的病態！但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埋頭把古史傳說分析一下，整理一下，知道這紊如亂絲的東西，未嘗沒有頭緒可尋，決不是不可究詰的，也不是可以信口亂說的（那些信口亂說的，我們只當他們是在玩把戲，那裏是在研究學問）。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得到一個系統的結論。大家讀過了這冊古史辨，一定會相信我這句話是沒錯的。

董丕繩先生這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乃是這幾年來從事古史學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傳說的總成績。顧頡剛先生在第二冊古史辨自序上曾這樣地說過：

『從前葉德輝說：「有漢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與戴宜翹校官書，翼教叢編卷七）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我的身上了！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

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

這冊古史辨正是研究古史的急先鋒，我們的敵人——偽古史的有意無意創作者——所設的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上重要的據點，已給我們突破了，古史辨的最後勝利，確乎已不在遠。

童先生編這冊古史辨，承蒙他把拙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全部收入，佔了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我這部導論的見解，固然是幾年來胸中久已積蓄着的，可是寫來非常草率，因為這是在廣西教書的半年內編成的講義。我很感謝呂師誠之及童先生各替我校閱修訂一過。而蔣大沂先生，又蒙他來函討論，也已收入了這冊古史辨。我這部導論，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對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作一次突擊，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進展一程的。我此後還想繼續的向這方面推進，非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決不停止。

當這冊古史辨校印快要完竣的時候，蒙童先生的好意，叫我再做篇序文，因此就把一時所要說的話，拉雜寫在下面。

夏以前的古史傳說的前身是神話，這一點我絕對堅持的。最明顯的，便是有那許多鳥獸的神話摻入

在中間。有許多古史傳說中的人物，其前身不過是神話裏的鳥獸罷了。

舜的弟弟象，他的前身便是神話中的一頭象（據說聞一多先生也已看到了這一點。）

象的封地據孟子說在

有庳，可是其他的書多作有鼻。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傳）

『象傲終受有鼻之封。』（後漢書袁紹傳）

『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三國志魏書樂陵王茂傳）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還說：『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漢書鄒陽傳「封之於有卑，」注也載「師古曰：音

鼻，」可知「有庳」「有卑」都是「有鼻」的假借字。象的特徵是鼻，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有

鼻，」天下何以會有這等巧事呢？據後漢書注，有鼻「在今永州營道縣北」的鼻亭，據括地志說：『鼻亭神

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鼻亭原

來是因『舜葬九疑，象來至此』而得名的。論衡書虛篇也說：『傳書言：舜葬於蒼梧下，象爲之耕；禹葬會稽，

鳥爲之田。』那麼，這鼻亭是因爲象來而得名的，同時又因爲舜的弟弟象封在那裏而得名的，天下何以會

有這等巧事呢？在古代，商人原有『服象』的事業，畜象本來是亞洲人特有的本領，至今印度一帶還是如

此。呂氏春秋古樂篇上不是明明的說：『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嗎？象爲虐於

東夷，而三國志又說：『昔象之爲虐至甚，』舜的弟弟象，原來和商人所服的象，又是一樣的『爲虐。』商人

本來把『服象』當作重要的事業，所以『爲』字甲骨文就像一手牽象的樣子。舜是商人的祖先神（舜即帝嚳帝俊），商人服象，而據楚辭 天問，舜也在『服弟』呢。天問道：『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大約在神話裏，舜的弟弟就是一頭象，所以天問上會說出『舜服厥弟』的話來，『服厥弟』就是『服象』呵！天問似乎在說：舜服役着他的弟弟那頭象，終是鬧禍害人，爲何害到了犬豕，而舜本身卻沒有一點危險呢？

還有秦國的祖先神叫伯益的，原本也只是神話裏的一隻燕子。『益』古或寫作『𩇛』（見漢書），就是『𩇛』的古文（見說文），和『燕』字古作『𩇛』本是一字。燕古或稱『乙』或『𩇛』，燕字像燕的形狀，『乙』字像燕子叫的聲音，因爲燕子叫起來『乙乙』或『燕燕』，所以古人稱燕往往重言之。據呂氏春秋音初篇上說，燕子又是『鳴若𩇛𩇛』的，『𩇛𩇛』也就是『乙乙』或『燕燕』，那麼『𩇛』和『燕』原本當然就是一字了。燕古又稱玄鳥，殷人東夷自以爲他們的祖先就是玄鳥所降生。玄鳥是殷人東夷的祖先神，秦嬴姓，即盈姓，本也是東夷之族，而秦的祖先神就叫做益，而且益在傳說裏又是管理草木鳥獸的益的後代還多是些『鳥身人言』的怪物（見秦本紀），那麼，益不就是玄鳥或燕子麼？玄鳥本也稱鳳鳥，神話裏又稱爲五彩之鳥。（證均詳導論）山海經 大荒東經上說：

『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采鳥是司。』

帝俊就是上帝（證詳導論），上帝旁邊有『采鳥』司事。西山經上說：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維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有鳥焉，名曰鵯鳥，是司帝之百服。』上帝那裏有鵯鳥管着帝的百服，據郝懿行的箋疏，鵯鳥也就是鳳。

『鵯鳥，鳳也，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鳳皇，此是也。』埤雅引師曠禽經曰：「赤鳳謂之鵯。」

玄鳥鳳鳥原是上帝那裏服役的神物呵！益就是玄鳥鳳鳥，是服侍上帝的，所以上帝（即舜）要叫他來管理『上下草木鳥獸』，而益還謙讓，要讓給朱、虎、熊、鵯去管理（見典與）。朱、虎、熊、鵯原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在神話裏也是替上帝服役的，據說趙簡子病中上天去，在上帝那裏確曾看見過熊、鵯呢！（見史記論衡等書）山海經說：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一曰：爰有熊、鵯、文虎、離朱、鳴久、視肉。』（海外北經）

『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鳴久、文貝、離俞（即離朱）、鸞鳥、皇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

玄鳥、黃鳥、虎、豹、熊、鵯、黃蛇、視肉。』（大荒北經）

『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於陰，爰有熊、鵯、文虎、離朱、視肉、吁咽……一曰：爰有熊、鵯、文虎，

離朱、鳴久、視肉、摩交。』（海外南經）

『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爰有文貝、離俞、鳴久、鷹、延維、視肉、熊、鵯、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

（大荒南經）

帝顓頊、帝堯、帝嚳、帝舜的葬地都有熊、鵯、虎、豹、離朱之類，這便是堯典傳說的來源，也和舜葬地旁有象一般。

帝顓頊等原來無非是上帝呵！從此也可知堯典上益要讓的朱虎，熊羆中的朱就是離朱了。離朱據山海經郭注，『今圖作赤鳥。』大戴禮和史記都說黃帝教熊羆，貔，貅，羆，虎和炎帝打仗，黃帝也就是皇天上帝呵！

（詳纂論）左傳文公十八年說：

『高辛氏有八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山海經海內經說：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帝俊的八子，也就是高辛氏的八子，（王國維說）左傳高辛氏八子中有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虎，仲熊，叔豹，季熊，『季熊』當是『季狸』之誤，注：『師古曰：卽左傳所謂季狸者也。』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或季熊，是始爲歌舞，不就是堯典上所謂『百獸率舞』和呂氏春秋古樂篇所說『以致舞百獸』麼？

在神話裏，做上帝樂師的，都是些野獸。呂氏春秋古樂篇說：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鰥先爲樂倡，鰥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

音英英。』

這是說帝顓頊在登極之後，覺得風『熙熙淒淒鏘鏘』地吹得很好聽，就叫飛龍仿效了風的聲音，造出一種

樂曲來，叫做承雲，來祭祀上帝。又命鰥來作樂人，鰥就翻身睡下，拿牠的尾巴來敲牠的肚子，『英英』地也成一種樂曲。原來顓頊的樂師是一條飛龍和一隻鰥！還有堯舜的樂師叫做夔，夔在神話裏是一種一隻脚的野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其聲如雷，黃帝以其皮爲鼓，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山海經)
大荒東經：『夔是一足獸，而堯舜的樂師夔也相傳是『一足』的。那麼，樂師的夔，不就是一足獸的夔嗎？』
 古人對此早就發生了疑問，幸虧有那些自作聰明的讀書人解釋得好：他們說夔因獨通於音樂，一個人就夠了，是『一而足也』，並不是真的『一足』。(見韓非子 呂氏春秋等書)
 這西洋鏡在那時雖沒被拆穿，可是只要我們仔細一考究，這西洋鏡在現代就會被拆穿了。堯舜和顓頊，原本都是上帝。(詳導論)夔和飛龍及鰥，也不過是些野獸之類罷了。

大戴禮 五帝德篇說：『龍 夔教舞，』堯典也以夔 龍並稱，荀子 成相篇又說：『夔爲樂正，鳥獸服，』夔 龍不很明顯就是鳥獸中歌舞的領導者麼？山海經說晏龍是爲琴瑟，呂氏春秋 古樂篇說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察傳篇也說夔『以通八風』，龍和夔一樣是個野獸樂師。所以國語 魯語上說：

『仲尼……對曰：「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 罔，水之怪曰龍 罔，土之怪曰犼 羊。」』

原來夔是木石之怪，龍是水之怪，牠們原是神國裏的怪物！夔作樂起來，『擊石拊石』，怕因爲牠本是木石之怪的緣故吧！案原始的野蠻人，往往學着鳥獸的叫聲來作歌唱，這一點美洲的印第安人最顯著。鳥獸是自然界天然的樂師，所以在古神話裏就成爲上帝的樂師了。

此外，禹和句龍原也同是社神的分化，顧童二先生的繇禹的傳說和拙作導論，已有很詳盡的論證。山

海經裏還有個叫應龍的，他是奉着黃帝的命令殺掉蚩尤的（見大荒東經、大荒北經）。在呂刑上看來，伐蚩尤和

滅苗民，原是一件事，都是上帝所執行的。山海經說黃帝命應龍殺蚩尤，而墨子非攻下篇說高陽命禹征有苗，

黃帝和高陽原都是上帝的稱號，殺蚩尤和征有苗原也是一件事，那麼，上帝所命的禹和應龍，該也是一神的

分化了。禹和句龍既是一神，禹與應龍又是一神，那麼，應龍和句龍當然也是一樣的東西了。禹和句龍的

功績在治水，而應龍也能蓄水，（見大荒北經）楚辭天問上說：『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也就是在說應龍

的治水。王逸注說：『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經所當決者，因而治之。』其實神龍就是禹的

本身呀！禹在神話裏本是從上天降到下土來的，應龍也一樣的從上天降到下土，本來天地有着相通的道

路，神人可以來往的，自從給重黎『絕地天通』之後，禹始終在下土做社神，做着『恤功於民』的事業（見

呂刑），應龍的『不得復上』（見大荒東經），怕也是這個緣由吧！

更有個古人叫蜚廉的，也作飛廉，有的說是夏后啓的臣子，『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見墨子耕

柱篇）有的說是紂的臣子（見史記秦本紀），可是離騷說：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遠游又說：

『歷大浩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

據此，蜚廉是個奔騰啓路的東西。

淮南子 淑真篇說：

『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圖，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

風雨……』

楊)——

注：『蜚廉，獸名，長毛有翼。』如此說來，蜚廉原本又是神話裏一隻有翼的野獸了。因為牠有翼，所以叫牠奔騰啓路；因為他能奔騰啓路，所以史記 秦本紀說：『蜚廉善走。』

至於古史傳說裏的製器故事，也很多是出於神話的演變。山海經 海內經上說叔均是始作牛耕，因為

叔均就是商均，本是社神 田祖（見雜論），所以神話裏會說牛耕是他發明的了。海內經又說：

『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吉光原是一種馬的名稱。逸周書 王會篇說：『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吉黃又作吉

皇，海內北經又誤作吉量，抱朴子作吉光，抱朴子 博喻篇說：『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黃』『皇』『光』古本通用。因為馬是拖車子的，在神話裏就說車子是犬戎名馬吉光所發明的了。

— (序

《以上把古史傳說裏摻入的鳥獸神話，約略的舉了出來，此外沒有給我們揭發出來的，或許還多着呢。

上面我們所揭發的，大部已由神話演變而爲人話，已由鳥獸演化而爲人物。在古史傳說裏也有依然保存着鳥獸神話的原樣而不會變的，這必須要在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的傳說裏纔能找得到。秦本紀所以還保留着鳥獸神話的影子，正因為秦國文化落後的緣故，呂氏春秋 古樂篇保存着野獸作樂的神話，也因為這